



皇明奏議類編卷之二十三

著錄類一

奏請門廣言路疏

劉三

竊以金鑑者建邦之大柄聽納者治世之良規

一開則羣枉並進言路一塞則廢政日隳

既直細故而已也昔舜命九官咨於岳牧所以求其

當而付之公也肆我祖宗法古致治居危文武

既輕則該部擬授重則會推上請亦所以求其當而

付之公也陛下即位之初屬精圖治革舊弊以

清任能而近半以來律門復各操印符等語

皇明奏疏類鈔卷之二十三

釐弊類一

塞倖門廣言路疏

劉玉

竊以銓選者建邦之大柄聽納者治世之良規倖門一開則羣枉竝進言路一塞則庶政日隳治理所關匪直細故而已也昔舜命九官咨於岳牧所以求其當而付之公也肆我祖宗法古致治凡文武員缺輕則該部擬授重則會推上請亦所以求其當而付之公也陛下卽位之初勵精圖治革傳奉以清仕途而近年以來倖門復啓孫伯堅等旣以傳奉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而列文階金琦等又以傳奉而任武職傳奉不已繼之內批始則王寧以之而登州備倭今則胡震以之而通州分守舉之不出於公用之不求其當其視

帝王致治

祖宗立法

陛下初政豈不矛盾

哉然以傳奉而較內批則載於宸翰而絲綸得以奪銓衡之職率是而行公法盡廢而正途塞矣且王寧寅緣之初兵部科道猶各盡言爭之曾幾何時胡震踵其故智而向之爭者遂不復爭可見 聖志稍

移則羣心益靡駸駸之勢將讜言不復聞而百職廢矣况今天下武備廢弛山陝遼蜀外虜跳梁江廣雲

貴內寇竊發武臣職事雖博采於衆以求其人猶恐非彌若王寧胡震之爲人臣雖不知然觀其旁緣戚里賄賂潛通以求苟得是豈能鼓勇以敵愾哉不過怙勢以肆其威剝軍以償其利任之一方則害一方布之天下則害天下可逆觀也設以成命不可復回竊恐百世之下萬一有大奸慝欲干事權阻於公論而營內批必援今以爲例則是傳之百世而害百世又非特一時之害而已也是故防患者貴微除惡者務本玄宗停斜封而致開元之治仁宗收內降而臻慶曆之風以 陛下明聖加之以斷其於是何有

哉伏望覽既往之迹察將來之弊將王寧金琦孫伯  
堅等革退仍將胡震送法司明正其罪杜絕內批禁  
止傳奉申飭庶僚各慎厥職庶幾退一人而群邪自  
消納一言而衆善斯集治理之成必比隆於堯舜矣

嚴考察以勵庶官疏

王恕

看得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吳泰等奏稱兩京堂上  
官并在外司府州縣官已經考察獨兩京各衙門五  
品以下官員年久未經考察其間才行可稱者固多  
而貪冒苟且者亦有要行兩京吏部會同兩京都察  
院公同各衙門堂上掌印官從公逐一考察一節臣  
等切惟兩京堂上官并在外司府州縣官節經糾劾  
考察黜退惟兩京五品以下官委的年久未經考察  
不無賢否混淆誠如吳泰等所言合無准其所奏照  
依前例在京者吏部會同都察院并公同各衙門堂

上掌印官將五品以下見任帶俸并丁憂公差養病  
省祭等項官員從公逐一考察除廉幹公勤才行超  
卓者遇有內外相應員缺另行具奏擢用職業頗脩  
操履不失者存留辦事外其貪淫酷暴罷軟老疾素  
行不謹浮躁淺露者開具職名奏請定奪如考察  
不公仍聽科道糾舉其被黜之人若有造言生事拾  
撻妄奏者治以重罪發遣爲民仍行南京吏部會同  
南京都察院等衙門一體考察徑自具奏定奪其言  
要嚴立歲考之法在京諸司堂上掌印官及在外布  
按兩司并各府掌印官每遇年終各將本衙門及僚

屬官員廉貪能否勤惰得失緣由斟酌的確考語造  
冊三本一本奏繳一本送吏部一本送都察院查照  
一節仰惟國朝定制內外官員已有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之典外官又有朝覲考察之例若再更立  
歲考之法不無事體紛更難准所擬合無仍照舊例  
通行在京在外前項衙門堂上掌印官如遇所屬官  
員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之日務要從公嚴加考覈所  
出考語亦要允協公論不許循情虛應故事以致賢  
否混淆黜陟不當事發連坐以罪

弘治元年二月十九日題

駕帖辨疑疏

王恕

臣荷蒙 聖恩叨掌風紀材朽學淺不識事體近聞雲南中衛百戶汪清來自京師齎捧 駕帖與刑部郎中鍾蕃錦衣衛百戶朱鑑臣竊有疑焉伏見五府六部都察院行移天下諸司公文及給批差官前去各處公幹或提取犯人俱於所在官司比號相同然後行事又聞 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俱打照出關防印子皆所以防詐偽也今聞齎來 駕帖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一也近該臣等

題爲外夷脫回中華軍丁事都察院奏奉

聖旨

是各差的當官去務要勘問明白干礙錢能奏來處  
置欽此今原差郎中等官鍾蕃等齎領前項 旨意  
公文於本年五月初六日到雲南提取犯人盧安等  
到官鞫問問百戶汪清又齎 駕帖於本月十一日  
到送與郎中鍾蕃等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二也然臣  
之所疑者無他但爲事體之不一何則事體一則人  
皆尊信而無疑事體不一非但啓人之疑且使投間  
抵隙者得以行其詐而濟其私設 駕帖內有賜死  
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死乎將不死乎果出於

上意而不死則是違君命而罪愈重若非上意而死  
之未免含冤於地下由是言之 駕帖之出誠不可  
無印信臣以孤遠之踪劾奏炙手可熱之權要何啻  
履虎狼之尾撩虺蛇之首真可謂不知量者也但緣  
前項事情非臣私家之事干係地方之安危生民之  
休戚國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昔交趾守鎮非  
人因而失陷地方騰衝一方啓釁以致麓賊反叛費  
無限之錢糧傷無限之生靈至今父老言之莫不疾  
首蹙額酸鼻流涕今日錢能等所爲之事殆有甚焉  
將來之禍誠不可測 朝廷縱無按問之文部屬縱



無告訴之詞臣巡撫其地風聞其事亦當爲  
陛下言之况交通外國之事兵部奏准行臣與御史  
甄希賢會問攪擾夷方之事木邦等處節有書告  
訴臣是以不得不從實上聞其罪彼與否祖宗  
法度在臣豈敢容私意於其間哉若不以實告則是  
黨權要欺朝廷也其罪將安逃乎縱使幸而免之  
亦豈忠臣孝子之心之忍爲乎且忠孝乃臣子之節  
臣若不忠不孝存心朝廷將安用臣臣將何以報  
陛下哉况居其位則思死其官乃臣之分黨權而苟  
利祿臣則不忍爲也有此情悃干冒天威不勝

戰悚待罪之至

去疑貳專委任以杜神姦疏

張達

竊惟 朝廷之政柄必有所寄天下之公議必有所歸然必主政柄者秉直而不敢失司公議者補察而無所私則 朝廷無失政天下無遺議矣今之內閣政事所出之府也六科十三道公議所歸之地也

陛下卽位以來委任內閣政由裁決可謂以腹心待宰執矣而權倖率多於曲全形迹不無於規避是內閣之任未專而政事尚有缺也信用科道事由建明可謂以耳目寄言官矣而空言徒盈於章奏成效罕聞於行事是言官之任未至而公議尚有鬱也臣以

菲才謬膺言職受任以來日夜汲汲思有獻於  
陛下重政本之任求聽言之實而未得其說涉歷累  
旬惶惑無任豈謂復有先任給事中今降滁州判官  
史道劾奏大學士楊廷和不法繼而兵部尚書彭澤  
御史曹嘉給事中于桂相次論列之事哉夫史道輩  
指劾廷和蓋以諫官言事本許風聞若可諉也至議  
侵內閣之權則倒持政柄臣不知其何說彭澤糾劾  
史道是以議論大臣當存體貌若有見也至於籍言  
官之口則因噎廢食臣不知其何心臣竊惟朝廷  
之政柄必有所寄不在臺閣則在宮闈不在宮闈則

在近習臣請歷以前代治亂言之其政柄在臺閣而  
亂者有幾在宮闈在近習而治者有幾一一數之則  
責成之地斷可識矣故臣曰今日內閣之任不專而  
政事尚有缺也天下之公議必有所歸不在臺諫則  
在衣冠不在衣冠則在草莽在臺諫而亂者有幾在  
衣冠在草莽而治者有幾亦一一數之則委任之司  
從可決矣故臣曰今日言官之任不至而公議尚有  
鬱也然此皆屢奉綸音節經論列言官增氣而大  
臣心安煩復之論臣若可已也可已而不已不必言  
而必欲言之者何也蓋恐疑貳之未定而來讒言之

口間隙之可乘而貽瀾倒之禍也他日內閣之事或有與權要相涉者必曰內閣所行未必皆公道也觀前日楊廷和爲史道輩所論事是也噫此說一行則政本失而私黨啓敢有以此說進於陛下之前者是欲離陛下之腹心奸邪害政之言所當亟黜者也他日言官之言或有與貴倖相礙者必曰言官所論未必皆公論也觀前日史道輩所論楊廷和事是也噫此端一開則聰明蔽而巧佞行敢有以此言進於陛下之側者是欲陛下之耳目便嬖醜正之論所當速遠者也臣伏觀宋史唐介論文

彥博織奇錦以媚貴妃結堯佐以固私黨且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愧謝不已一日張貴妃侍仁宗親見所爲燈籠錦者妃曰彥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獻或以爲彥博夫人遺妃彥博不知也夫以彥博夫人所爲而遂以罪博則介言失實矣然仁宗終不以疑介而博迄以功名終臣伏惟

陛下弘此之謨則疑貳自消奸言不至腹心耳目之司各得其職矣二者各得其職而天下不治萬務不舉美祥不應者臣未之前聞也臣竊見陛下愍勤嘉納有虛懷聽受之心懇欵備極有至誠委託之

意宵旰勤勞有勵精不怠之勇而臣猶進言於

陛下者何也內閣大臣未嘗蒙 召對之寵而言官

章奏罕獲承甲夜之視故也且夫古之任大臣者顧

問備至延見不時是以不惟疑議得決而抑且心志

交孚至我 祖宗列聖悉由茲道議機密則左右

盡屏謀大政則畧漏率忘令猷鴻軌載在方策燦然

可述所以開業之艱難致治之光美良有以也 臣今

伏見 陛下凡有大事合與大臣商確者惟

宣諭之旨屢聞而召見之使罕覩且政關慎密甚有

家人所不可得聞同僚所不得與議者如此等事而

欲展轉相託 臣恐宣泄又未免失身之虞因循則浸

成誤國之禍抑亦情志隔絕忱恂不孚 陛下雖

屢降 溫旨示之以無疑命之以展布而終未免於

扞格也且今之士大夫偶有交際非極稔熟或寄聲

於友朋或申款於簡素比及相見尚多生疎必至握

手交歡言啖啞啞然後足以成莫逆之好况

陛下體勢之尊威福之重轉移之間利害隨異大臣

非得屢奉 面言真見心素而欲其慨然不疑直以

身任天下之重 臣恐其必不敢也方今當 陛下

清明之初左右謹戴盆之戒凡有宣諭舉當

聖心然中人之情狀難測設或積日累月巧蔓蠹滋  
之後因緣傳奉以遂其已私假托大臣以文其奸計  
問之內閣則曰 陛下之意也質之 陛下則

曰大臣之謀也天門九重堂上萬里切恐大臣將有  
蓄疑於終身而無由一白於 陛下之左右者上

下不交內外無攝爲害又孰有大於此哉夫以

陛下之明臣固知必無是事但臣過事而慮可也慮  
及而不言可乎伏願 陛下自是以後凡有大政

大疑必面召內閣大臣從容講論更可明示悃誠不  
遺肝膈如此則啓沃有資奸欺不生情志無間而大

臣得其任矣至於天下章奏自軍民切已之事以上  
及於左右祈請之私大臣辭避之䟽言官彈劾之文  
補拾之論天下水火盜賊災祥之報日不知幾欲以  
陛下一人之耳目一人之精神而事加省覽事加體  
亮勢不及也然無關於權倖無關於大臣者各有司  
存皆能承奉 德意就使容私十無一二惟關彈劾  
與補拾者則未免由曲徑以彌縫假倖門而掩襲甚  
之公道全廢私意橫行此大非所以昭 中興之治  
也臣伏願 陛下自是以後每日條天下之奏章

軍民切已之事有幾左右祈請之私有幾如此等項

明著款數一一附合仍照每日常格批出

聖旨

各付有司其諫官彈劾補拾之奏必經

聖覽必

由 聖斷必須

聖批然後頒降則欺弊自絕

請托不行何者人必非其用而後有所爲彈劾也事必乖其常而後有所謂補拾也執此二端則其餘章奏雖不必一一省覽行之而當自不必勞 宸慮矣行之而不當則諫官將繼言之終何以逃 陛下之明覽哉是 陛下所親省覽者雖止一言官之奏而天下微情曲隱固已網絡無遺所謂執一實以御百虛身不勞而事畢舉之道也不然何以

陛下之聖明雄斷近者諸大刑罰奏疏雜沓而迄無見反正耶良由萬機無窮耳目有限 陛下或見

其始而不見其終左右或舉其細而遺其大是以雖甚悖禮悞國之事而卒蒙嫗煦姑息之恩良可惜也夫大臣未蒙 面對臣方以腹心之任不專也而論

者以爲太重言官罕承 俞旨臣方以耳目之司失

職也而說者以爲橫行嗚呼衣冠之士縉紳之流自相詆訐自相非議快一時之論而啓無窮之疑因一事之失而傷莫大之體有識之士孰不爲時事仰屋撫膺始之以竊嘆繼之以長太息繼之以哽咽流涕

皇明嘉靖朝卷之三十三  
也哉所賴 聖明在上養和平之治斥偏激之論  
專委任責成之心絕棄便伺釁翕訛交闖之奸謂臣  
之言爲 陛下腹心計也非爲大臣作遊說也爲  
陛下耳目計也非爲言職立門戶也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納忠言懲欺罔以謹初服疏

邵錫

伏覩 皇上登極 詔書一款內開以後勇士替

補照例開送兵部驗軍官處驗過方許收糧又一款  
內開以後年分還着巡視科道官備查馬匹牛羊實  
在數目照數會計以免冒濫欽此通行欽遵間該

御馬監太監閻洪等朦朧奏 准不許清查隨該兵

部尚書彭澤等題稱騰驤左等四衛勇士旗軍人等  
虛掛名額冒濫食糧乞要照例查驗以革冗食及將  
該監各官拏問重治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罷

欽此續該臣等六科題稱 御馬監及壩上等十九



馬房遞年虛增馬數冒支料草乞要遵 詔查點以  
省浪費并將太監閻洪等革退閑住等因又奉

聖旨已有旨了罷欽此臣等聞 命之餘夙夜憂懼  
竊謂 陛下當此初服正天下仰德之始不可信  
嬖倖拒忠言至於若是其極也夫人君理天下莫不  
以兼聽而明亦莫不以偏信而暗蓋兼聽則忠讜進  
偏信則讒佞行此明暗之所以分也故古之大聖莫  
如堯舜猶必稽衆舍己明目達聰以來天下之嘉言  
以決天下之壅蔽至如秦二世偏信趙高漢元帝偏  
信石顯是皆不以天下爲耳目而以近習爲耳目以

致奸生帷幄禍稔蕭牆而卒不能覺悟誠可哀也然  
則後世爲人君者誠能兼聽納言則下情必得上達  
豈有中官欺蔽之患耶仰惟我 孝宗皇帝勵精

圖治十有八年信任大臣廣開 路是以奸不能惑  
佞不能欺徃因四衛軍士冗食數多特差兵部左侍  
郎熊繡等逐一清查又以各馬房馬牛浪費錢糧特  
令給事中許天錫等通行查點節有 明旨成法俱  
存宿弊一清人心痛快後至 武宗皇帝任用羣  
閹始終壞事如大監谷大用等竊弄威權百計蠱惑  
故前項清查之法停止不行是以每年占役軍士無

慮數千侵尅錢糧動以萬計蠹國病民莫甚於此卒致人心共憤 社稷幾危幸遇 聖明嗣位洞

燭羣姦知前項軍馬錢糧弊端百出特下 明詔許

令兵部及科道官清查此誠祛弊省費繼志述事之

大者也天下臣民莫不延頸相望太平何 詔下未

及一載而太監閻洪等首先沮撓肆爲欺蔽妄奏事

遂中止不惟抗違 詔旨抑且蠱惑 聖聽夫令

重則君尊不重則人玩今 陛下登極一詔乃與

天下更始其信當如四時而不移其行當如汗出而

不及第因閻洪等一言遽爾更改則 王言不信政

柄下移竊恐羣小效尤必將以 詔旨爲虛文視法

令爲故紙恣意妄爲事事違背其爲初政之累夫豈

小哉旣而該部大臣慊切執奏科道各官交章力爭

其心惟欲 陛下遵 明詔以全大信守成法以

隆大孝爲天下生民計爲國家千萬年計也顧乃不

蒙 俞允且曰已有旨了罷何其忠言難入而易阻

橫議易入而難回耶且天下之事出於一已者謂之

私合於衆論者謂之公前項清查軍馬錢糧之法羣

臣皆曰可行而閻洪等獨以爲不可行今一言旣出

衆論難移豈以在廷羣臣之見不如閻洪等一二人

之言爲可信耶臣等反覆思之不得其說將謂此法必行於時無補殊不知自孝宗清查之後每年計省倉糧不下十萬餘石每歲計省料草折銀共該二十七萬餘兩今若踵而行之則上可以充裕國計下可以節省民財不可謂無補也將謂此法不行於事無害殊不知冗食日增則京儲因而虛耗浪費日甚則生民由此困窮將來公私告竭咎將誰歸不可爲無害也用是而觀則知左右之言斷不可信清查之法決不可罷夫以不可信而信不可罷而罷則是踵先帝孝宗之成法徇左右之私情拂

羣臣之公議此臣等之所未喻也夫人君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諫官耳目也人君資羣臣以爲治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爲用也今陛下於大臣科道之

言一切拒之不聽則是自廢股肱而不能盡其展布自塞耳目而無所用其聰明陛下孤立於上將

誰與爲治乎臣等嘗聞書曰慎厥終惟其始言善終在於謹始也又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治亂之分在於慎所與也自古人君未有始之不謹而能善其終者亦未有與治而不興與亂而不亡者也今陛下當嗣大歷服之初政令得失所

關 社稷安危所係正宜從善如流改過不吝省  
費以足國節用以裕民斯爲慎始圖終與治同道者  
也今乃不以前車爲戒猶蹈其覆轍恐後之視今亦  
猶今之視昔也臣等以爲 陛下固大有爲之君  
豈宜有此是必太監閻洪等怙寵恃恩玩法無忌以  
私役軍士爲當然而不知國用之匱乏所當慮以侵  
欺錢糧爲得計而不知生民之困苦所當憂乃敢欲  
踵奸貪肆爲欺罔以故夤緣左右親信之人捏寫  
旨意蒙蔽 朝廷使 聖明不得一覽內閣不得  
與聞不然何清明之朝而有 陛下之威權誤國

欺君莫此爲甚迹其情罪死有餘辜曾不思自來權  
奸蒙蔽身不免於誅竄則亦何利之有况今 改元  
之初風霾大作日失精光皆小人蒙蔽之象也此必  
天心仁愛以垂譴告正欲 陛下恐懼脩省以謹  
初服然初服之所當謹者莫大於去左右蒙蔽之患  
也昔齊桓公問於羣臣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城  
狐社鼠人主左右是也今 聖明在上而左右敢  
以欺蔽如此若不覺悟早去竊恐聰明日蔽於上惡  
政日加於下而天下之禍將有甚於前日者矣臣等  
所以夙夜憂懼而不能已於言也伏望 皇上念

皇明嘉靖元年 卷之三十三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中興之不易俯從公議斷  
自宸衷明以燭奸剛以去惡將太監閻洪及該監  
僉書等官通行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宦官欺君  
誤國壞法亂政者之戒并將四衛及各馬房軍馬錢  
糧俱照詔旨聽兵部及科道官逐一清查施行至  
若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凡事有不便於民及與  
聖旨不合者悉聽各部查革改正仍乞今後凡百章  
疏先令內府議擬然後批荅不必徑從中出務  
使政無過舉其左右近倖敢有仍前沮格忠言不得  
上達許臣等尚劾重治如此則政令無多門之弊羣

小絕欺罔之奸庶幾天變可弭休徵可致而堯舜  
之聖亦可以媲美矣豈惟天下之幸實宗社無  
疆之福也若果聖心難悟天聽未回是必臣  
等忠誠未至言無可采乞將臣等特賜罷歸以爲  
言官不職之戒臣等無任懇切俟命之至

嘉靖元年三月十六日

重明詔納忠言以慎初政疏

田美

近該 御馬監太監閻洪等題爲清理馬匹料草事  
奉 聖旨這內廐及各馬房馬匹自永樂年間設

立以來原無科道官查點罷該衙門知道欽此續該  
戶部尚書孫交等及巡視科道等官論奏奉

聖旨這禁內錢糧馬匹自來定規已久了不必紛更  
該衙門知道欽此又該六科十三道等官交章論奏  
俱奉 聖旨已有旨了罷欽此又該太監閻洪等

題爲遵 舊制以安軍伍事奉 聖旨勇士旗軍

已有前旨不必點聞驗審了該部知道欽此續該兵

部尚書彭澤論奏奉

聖旨已有旨了罷欽此伏

覩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詔書內一款在內

天師菴中府二草場在外壩上等十九馬房倉吳家駝裏外牛房司牲司司牧局今年合用糧料草束於原會數內減去一半坐派以蘇山東河南北直隸小民困苦以後年分還着巡視科道官備查馬匹牛羊實在數目照數會計以免冒濫又一款騰驤左等四衛勇士除弘治十八年兵部并科道官查出見役正數并事故外其餘詭冒名籍未經裁革仍又寅緣回衛虛掛名額者各照原擬舍餘發原衛民丁發在京

缺軍衛分各充軍役食糧差操已後勇士替補照例開送兵部驗軍官驗過方許收糧欽此欽遵臣等仰惟 明詔一出天下翕然稱快以爲此 聖天

子維新之政自今以始太平中興之業可立致也夫何旬月之政以一近倖閹洪之言遽爾變更雖經該部科道等官執奏 陛下終未俞允使良法美意託之空言城狐社鼠肆然無忌臣等叨居言官寧忍阿意曲從而不爲 陛下言哉夫戶兵二部乃

朝廷軍馬錢穀之司查點驗審則二部職務之所當行矧 綸音一播百官之所承式四方之所取信而

皇明通志卷之三十一  
決有不可易焉者也易曰渙汗其大號書曰令出惟  
行弗惟反此聖經之格言實不易之定論使朝更夕  
改則 詔旨皆爲虛文矣何以示大信於天下哉痛  
惟數年以來權姦用事國之大體十喪七八天下亦  
岌乎其危矣幸而天啓 聖明嗣登大寶天下延  
頸想望太平正宜謹終於始而爲更化善治之計烏  
可徇左右之私請沮 朝廷之 新政而失天下仰  
望之心耶又况 明詔數條無非興道致治之事今  
以一閣洪而可以背違 詔旨則凡一切裁革冗食  
之徒皆將藉此以爲口實必至於事事紛更矣履霜

堅冰其機可畏

陛下誠不可不加之意也然此

二事雖係該部之職掌舉正欺弊實爲言官之所司  
其中間事體及累年事例 臣等蓋嘗講究大畧虛增  
馬數冒派料草則內外馬房之弊也詭名冒籍虛支  
糧餉則騰驤四衛之弊也弊久而不革則財日竭財  
日竭則民日困書曰可畏非民又曰后非衆罔與守  
邦 陛下念及至此寧無轉移感動之心乎且孫  
交彭澤皆 陛下耆舊老成之臣科道等官亦

朝廷耳目之寄

陛下於大臣言之不聽於言官

論之不從不知此外可信從者果何人哉大抵執狐



疑之心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開羣枉之門臣等  
所言是也公也爲國也非爲身也閻洪等所奏非也  
私也爲身也非爲國也伏望 皇上明以照姦勇  
於從善恪守 明詔毋惑讒言乞 勅戶兵二部  
再加詳議內外馬房每年終仍令巡視科道官備查  
馬匹牛羊實在數目具 奏以憑會計騰驤四衛勇  
士該替補者仍令開送兵部驗過方許收糧其太監  
閻洪巧言亂政再乞 陛下痛加切責俾之悔過  
以圖自新勿使怙寵以干 國憲如此庶 朝廷之  
紀綱不失而小民之困苦少蘇久安長治之道端在

是矣

嘉靖元年三月十七日題

舉正欺弊疏

劉寂

伏讀 英宗睿皇帝勅諭六科有曰朝廷設立六科給事中欲其出納命令封駁章奏舉正欺弊扶善抑惡知無不言使百僚知所敬畏然後爲能盡職若依阿從事徇私交通以負委任事發必罪不宥欽此臣待罪該科一年餘矣雖才疎識闇不能使百僚之敬畏然感恩圖報亦豈敢徇私以交通嘗陳八事殊無寸補深愧誠意未至論列未明無以感 聖君而措之實政今復聊遵舉正欺弊之訓有三事昧死爲 皇上陳之 臣惟大臣之進退關係匪輕士類

占之以爲賢否天下視之以爲輕重苟非甚不得已之故必不可悻悻以求去旣自劾以求去必不可無謂而見留蓋言有不合事有難爲決一已去就以爲感悟君心之幾違其言而必去用其言而後留此固大臣之義也今之一二大臣或陳言而不納或執奏而不從責難彌違之志未能攄格心輔德之忠無由達慨然自劾請歸似乎以義自處然歸疏方陳謝恩隨至前日之求去謂何今日之見留謂何進退無據肺肝昭然寧知其不退號於人曰我輩蓋以去就力諍矣其如上之不聽乎使拒諫之名歸於君而避

賢之名掠於己名求去而實坐要 温旨各自劾而實姑免人言凡有識者皆非笑之尚安能使

陛下之見信耶然是弊也豈 今日二三大臣之創爲哉其所由來久矣臣愚欲乞 陛下於大臣之

自劾求去者必諒其不得已之故凡所陳奏曲加聽從如不信其言則必聽其去旣不聽其去則必用其言毋使其致虛讓以要 温旨假君父以逭已愆則誠信交而欺僞絕此臣之所欲舉正者一也我

朝凡大臣員缺 命廷臣會推必德望足以服衆心才識足以濟衆務者充之未聞以天下之素所鄙惡

科道之屢次彈劾者濫遷焉惟

武宗朝羣小得

志政以賄成青州府知府張龍依憑城社每經劾奏

反陞一級遂超遷至通政使當時士夫竊笑以爲科

道之劾章爲張龍之催官符然

武宗豈能知之

權奸飶苞苴之欲

朝廷蒙昏闇之名言及於此良

可痛心今

陛下以聖明御極前日之弊豈宜復

有只如今陞侍郎李瓚童瑞有何德望簡在

聖心南北科道交章累劾其人可知矣今廼排臺諫

之公議立奸黨之赤幟非惟不能去又超用之此與

張龍輩何異雖五尺之童知非

陛下用二臣之

本心必有懷私大臣陰爲之地以壞

陛下之法

者夫臺諫一面公劾之吏部一面推用之是視科道

爲贅員而公論不足惜矣使人人如瓚如瑞則維新

之治寧保不壞如

武宗朝耶臣愚欲乞

陛下特勅吏部凡經科道累次糾劾者兩京九卿之

缺不得推補或年資所及例該陞遷者亦必開具被

劾情由

上請或量陞外任責其他劾或優加散秩

致臣而歸庶仕路清而奔競息此臣所欲舉正者二

也然我

朝準古制設立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

以司封駁糾劾之任號爲言官其職甚重凡大臣子

皇明奏疏卷之三十三  
第皆不得爲所以防親暱而革欺弊也勢之輕重言之從違雖係平時而官之風紀則不可一日不立宣德年間薛瑄爲御史大學士楊士奇等欲見之辭曰瑄當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士奇稱於朝士論兩高之而臺諫之風采殊振今一二言官之於大臣也私相慶賀杯酒勸酬旦奉勅於朝堂晝請命於私室遇塗則狼狽奔趨有疾則問候曲謹夫趨事旣嚴情好旣密尚何望其能糾舉其失以振臺諫之風紀以肅朝廷之紀綱乎若是者固瑄之罪人而大臣不以是爲賢其視士奇輩又何如苟戇直不阿敢言

無忌者皆得陰排巧詆以阻斥之則是所以成其側媚而教之緘默矣尚何恠哉臣愚欲乞陛下特勅吏部都察院公其權衡稱量人物雖不以搏擊爲能要必以剛直爲貴雖以浮瑣爲可厭要不可以緘默爲賢嚴加察訪有如臣所言者當書之下考選之別任以各盡其能其戇直敢言之士毋或陰排巧詆以喪直臣之氣以快姦柔之心庶士氣振而浮習革此臣之所欲舉正者三也方今百司庶政事屬欺弊者多矣臣特舉此三者以爲言蓋三事在今日關係事體甚大勢若緩而實急三者旣正則餘漸可歸正

而有不必要言者臣性疎愚不識忌諱言論所及傷觸  
必多惟陛下憐其愚而宥其罪不勝感戴之至  
嘉靖二年正月初四日題

飭法令懲姦惡以保治安疏

安磐

竊見錦衣衛已革職旗校王邦奇等奏復職役一節  
前有通行查革之詔書後有奏擾重治之勅旨抗  
違玩侮情法甚明無容於詐著辭說者

陛下曰

兵部看了來說豈許之邪邦奇等之奏至再至三至  
於六且七矣終不一懲其奸若縱之然者臣竊惑焉  
臣請言邦奇等之狀正德中

朝廷之權在奸黨內

之劉瑾張銳外之楊玉錢寧邦奇等以賄納身甘爲  
鷹犬搏噬豺狼各肆其凶既積其構會之功以營官  
又累其禪挾之財以立產故其捕奸盜也或以一人

臣請言邦奇等之狀正德中朝廷之權在奸黨內之劉瑾張銳外之楊玉錢寧邦奇等以賄納身甘爲鷹犬搏噬豺狼各肆其凶既積其構會之功以營官又累其禪挾之財以立產故其捕奸盜也或以一人

而牽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鍛鍊獄詞付之法司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番子四出搜愚民詭異之書或買奸僧潛行誘愚民彌勒之教然後掩之無有解脫謂之種妖言數十年間死者填獄冤苦之聲籲天無從幸 陛下悉其奸蠹首下查革之詔少紓人鬼之憤然不追及致死無辜之罪不籍其害衆成家之產或降其級或令冠帶其於 恩可謂曠蕩浩溢無涯矣而邦奇等日生怨望不自悔戢敢於抗違據拾原勘肆然無忌動若有憑意者陛下左右之人以身設利陰主其中歟故凡爲之申

理關說者皆姦黨也不可察也不然邦奇等憎陛下之威嚴畏該部之送問虞該科之參駁其曷敢邪且該科批邦奇之奏尾已六具參矣而該部該司未聞引詔曰當查革引 旨曰當重治東之几閣漫無可否名則立案不行實則不肯任怨則致邦奇等之怙終煩瀆者該部該司成之也况邦奇等號於衆曰該部言非本部不爾施行但該科既以參出臣愚以爲大臣理國當事不應有此萬一有之豈同舟共濟之義哉 陛下今日收已渙之人心奠將危之國勢四海頌功萬方同慶者在 登極一詔中間事

體重大關涉國課者在裁革數條此輩唾手攘臂壞之一朝則厲階之下環而立者默而伺者睥睨而垂涎者將四至譬之堤焉時省日視東塞西築猶有蟻穴之虞今聽其決則水之奔放衝激欲遏而障之其爲不易較然甚明矣臣爲言官皆陛下守堤之吏萬蟻之穴日引水至而暗然及其破壞潰決然後哢哢其聲罪可贖哉臣聞法令者所以整齊宇內者也上數降其旨下數違其意甚非所以軌物而信度也邦奇等在先朝爲罪人使先帝結怨於天下在今日爲頑民使陛下失信於將來且

新政之初聖心方堅猶且橫爲奏擾如此况一二年之後左右之人爲之遊說耳且孰者乎是誠不可不憂而慮也爲之說者曰中間容有緝獲得真者例用查革此於情不堪乃不知一人之身積數事而後論功真者十一而僞者十九則安可以一真而蓋九僞之罪哉凡此不有所懲則無畏不奪其心則不知止陛下寬其累犯之罪該部成其數奏之辭巧辯厚誣乃至是極此其效也望陛下念治亂安危在此事之開塞毋惑人言明勅該部備查前後詔旨將王邦奇及寫本之人問擬發遣以杜後



患仍許直言敢諫之士爲 陛下陳說不使小人  
遂其奸私以釀禍源則幸甚

嘉靖二年六月二十六日題

奉旨查明銀兩疏

劉寢

先該臣劾奏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

聖心糜費

內帑銀兩千戶陶淳不法等事奉

聖旨是該衙

門知道續該刑部題覆奉

聖旨是崔文已有旨

了饒他昨該太監崔文奏爲再乞

天恩陳情辭

任辯明屈抑以弭後患等事奉

聖旨爾端謹老

成操持有年小心廉靜方切任用不准辭宜照舊用

心辦事銀兩着劉寢查明了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

臣聞 命驚惶莫知所措切思當文首事之時已經

科道官不次論劾屢蒙優容齋醮未息中外傳言咸

謂近來不用光祿寺供應乃於內帑支取銀兩侵費頗多臣思內帑之財乃祖宗累朝之所蓄

積以待不虞之備豈爲左道之資况今天變屢形兵

荒叠見正當重惜財用以厚民生豈宜妄作無益陰

耗國費此實朝野之同憤豈臣一人之私聞事關安

危豈容緘默是以輒陳愚悃奏請追究臣之職也

聖恩浩蕩特從寬宥臣謂崔文宜感恩悔罪不敢復

以邪謀私術誤陛下矣詎意旬月之後復有此

奏要令臣逐一查筭侵欺內帑銀兩數目夫內帑

銀數屬之內府惟司禮監得以稽之雖戶部爲國司

計尚不能考其出入盈縮之數今欲令臣查明不過

假難稽之事以掩覆已過投可乘之際以構會臣罪

耳夫聖明納諫之時崔文復敢恣肆巧辯以籍

制言官臣謂此風實不可長且被劾之人皆得強辯

反噬則言官無可劾之人所指之事皆欲親查左証

則言官無敢指之事巧於障蔽者自此得以遂其奸

讐於報復者孰不盡用其計是豈祖宗設言官

之本意亦豈陛下弘納言之備度哉但崔文之

情罪自有公論而臣工所劾實出傳聞惟是崔文方

切陛下委任而臣不知忌諱直辭糾劾不能無

罪乞將臣罷出以洩崔文之忿臣實幸甚臣干冒  
天威無任隕越俯伏待罪之至

嘉靖二年七月二十一日題

裁倖進以仰公論疏

許相卿

臣聞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衆則  
論公公則民服故刑賞者人主所得專不得私也頃  
者 欽准廕授太監張欽義男李賢錦衣衛世襲  
指揮同知蓋騰物議乖 舊章累 新政有必不可  
者兵部尚書彭澤等言之兵科都給事中許復禮等  
又言之工科左給事中安磐則又言之三爲衆人不  
啻三論亦公矣而 陛下初 諭曰已有成命了  
再 諭曰已有旨了三 諭曰該衙門知道是必欲  
私之也 朝廷之政公則一體私則萬殊恐中外貪

競小人自此乘隙躡踵非分無厭之求則是業已啓  
之而何以禁之然則欽爲亂國經澤等爲失官守臣  
等爲負言責但不知議者謂 陛下爲能守  
祖法何如耳故尚書于謙再造社稷官其子冕爲錦  
衣千戶今尚書王守仁克平汀贛官其子爲錦衣千  
戶欽非二臣比而賢官崇於于冕與王憲是忠勲大  
臣之子曾不若近倖中人之奴天下徇國死事之臣  
聞之其誰不解體借曰 陛下念使令之適服役  
之久寵以賜金優以加俸有識者猶曰非德賞也况  
賢非欽之類欽之隸耳而濫 恩如此人言如此

陛下尚不吝而持之豈欽甘言媚謁惟恐失之爲愧  
而衆方蛇盤蚓納陰有藉之爲地者乎何 陛下  
重違內侍而輕拒士大夫也漢儒董仲舒曰天人相  
與之際甚可畏也嘉靖建元以來冬無積雪春多霾  
風意者刑縱賞濫號令失常之應伏望 陛下寢  
前 命禡賢官以感天意以昭公論非惟塞小人非  
望之心亦助成 清朝無私之政臣不勝惓惓  
嘉靖二年二月二十五日題

三臺記

卷之六

命

鳳

與

重

而

不

預防流弊激勸臣工疏

劉敞

切惟

陛下自登極以來四年於此日御經筵以

端治本早朝晏罷以圖治道孝養

三宮以立皇

極洗滌宿弊以追蹟前古近者大禮已成

詔示中

外人心悅服天下想望治平冀復見

孝宗皇帝

之政夫何在廷之臣不能仰體

聖懷早夜孜孜

以共成化理一有論列輒輕以朋黨形之章奏臣愚

以為此前代衰頽之風不可啓其端於治平之世而

當預為之防也

臣觀漢宋季世其間號為賢哲不免

自相危言激論互為標榜故姦人乘隙而中傷尋致

黨錮之禍僞學之禁淪胥及溺而社稷隨之往事昭然載之史冊故後世願治之君忠良之佐常爲之憤歎不平今於 陛下清明之朝豈宜有此不韙之言我 國家以周禮建官六卿分職萬幾之政一斷於 朝廷內無專權之相外無握兵之將雖有奸邪無所爲施况實無其人耶內官五年外官三年各一次考察論其貪廉賢否以定黜陟其制嚴矣容有漏網則科道拾遺南北交章其在言官則吏部又得請旨奪之外任而倖免者寔少如尚書楊旦侍郎汪偉俱 先朝舊臣累經考察自陳不聞有過而給事

中陳洸一旦摭拾悉皆指爲朋邪擊之使歸此皆不可曉也且國家綱紀法度昭布森列 陛下神聖

天日在上羣臣檢身救過之不暇孰敢比周爲患近日議禮之臣各執己見不能將順 德意幸賴

陛下明斷又經 詔示羣情翕然以定尚書席書言事欲有紛更已屢蒙 聖諭量必知檢給事中陳

洸事有案卷荷蒙省令退避即令行勘乂之公道自明學士方獻夫乞歸一疏又蒙 特旨諭以安靜

聖心於此已洞見羣下之情矣但今二三之臣宜深自謙退使有問者必曰今 聖人在 天子之位大

皇明嘉靖庚午年 卷之三十三  
禮一節天叙天秩斷自淵衷如其等何與焉如此則不失臣子敬君之義昔成王稱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此則各臣學識未到亦其所短也常人之情無所懲則不知所警伏望 陛下因臣之言特賜 天語戒飭務使在廷之臣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以撫五辰以成嘉靖之治以無貽後悔自玷於 清時况邇年以來邊卒強悍兩絀撫臣而國威重損大勢回賊犯我邊鄙甘肅之地危於一髮致勞 九重西顧之憂在廷之臣不

知何能輔 陛下以振國威以弭邊患也三年之內四海之中大半災傷饑餓之餘死者未葬病者未起流移者未歸矧風雷星宿之變禽獸蟲蝗之災山崩川裂天妖地異 上帝所以譴告之者可謂極矣不知在廷之臣何能佐 陛下以足食足兵也國家養士謂何所以匡濟時艱恐不在區區口舌文士排擠角勝之間此則 陛下所當鞭策羣臣以圖有爲監之往古驗之目前猶當漸銷異論極力隄防以救將來之弊也 臣又聞伊尹之告太甲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益告舜曰任賢勿二去邪勿疑

孔子稱舜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  
兩端用其中於民陸贄告其君曰諫者多表我之能  
受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彰我之能好諫  
者之漏洩示我之能容然則法祖親賢聽言納諫此  
陛下君人之體也大學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  
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諸葛亮  
曰開誠心布公道廣忠益集衆思又曰臣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此大臣之體也書曰敬爾有官亂爾有政  
以祐乃辟永康兆民此羣臣之體也孔子曰勿欺也  
而犯之此諫諍體也司馬光曰先其大後其細先其

急後其緩此言事體也趙抃曰君不幸有註誤當極  
力保全之小人雖有才能當排斥之不使安其位程  
頤曰論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  
過此彈擊體也凡此四者又皆言官之體也伏望

陛下因臣之言而思之朝夕敬慎以立君人之體

由是法祖親賢聽言納諫察忠邪之分明理亂之  
原則舊章成憲不宜妄更老臣耆舊不宜自遠而骨  
鯁直言之士必示優容以廣聰聽如侍郎胡世寧所  
論更置言官選以部屬此劉瑾時弊政恐非  
祖宗之舊如聽行其言切恐緘默者留而敢言者去



皇明奏疏卷之三十三  
矣楊旦汪偉察其無過宜當召還科道等官以言得罪及議禮謫戍之臣俱宜量移內地或復其原職死事者矜恤其家以示 陛下大造之仁夫元首明則股肱良由是大小之臣以及諫官各宜篤守居官之體以勉盡職業以無負國家養士及任用之意如此則官守者脩其職言責者盡其忠時艱可濟嘉靖之治可成而所謂朋邪姦比之說亦自銷融於春風和氣中矣

嘉靖四年三月十六日題

止傳乞抑奔競疏

鄭一鵬

近該吏部題爲纂脩事奉

聖旨孫元席春劉夔

陞按察司僉事文該禮部尚書席書題爲乞 恩比

照事例該陞館職事奉

聖旨席春准陞翰林院

脩撰劉夔編脩欽此 成命一下朝野驚愕不圖今

日清明之 朝有此傳乞異事也夫爵賞者人主之

利器也威福者人主之大權也命令者人主之大信

也利器不可以假人大權不可以下移大信不可以

反汗茲三者失一不可以爲政 臣謹按 會典內一

款凡內外大小衙門官員有不由吏部銓選推舉徑

自朦朧奏請乞恩傳旨陞除等項本科參出施行欽  
此又謹按弘治年間該科道建言該部議得今後各  
衙門大小官員敢有不由本部銓選推舉擬奏定奪  
徑自朦朧奏請希求進用實緣奔競乞恩傳奉等項  
阻壞選法本部參送法司重罪黜退爲民等因奉  
聖旨准擬欽此臣惟爵以命德非人主之私與也賞  
出於公則爵重而賞競勸是以我列聖愛之重之  
布在令甲爲子孫法我皇上登極明詔凡傳陞  
乞陞者首賜裁革咸以體祖宗愛爵重賞之意  
所以塞邪徑清仕路也不意今日首開此途又創出

於文臣之中在席書一家之感恩得矣其如

聖明之累何哉夫正德年間傳乞雖多類出於武職  
雜流若文臣清秩無有也豈非祖宗之成憲縉

紳之清議爲之隄防權奸猶有所憚而不敢爲者乎  
今春等乞陞則往時權奸所不敢爲而書敢冒爲之  
是其罪反浮於寧彬輩謂陛下爲何如主哉夫

人臣任職惟其繙而已僉事爲天子巡守重臣不

爲不尊矣書正宜責其第脩職圖報奚內外之擇耶  
且先朝子弟爲臺諫者多改授行人司職銜此

舊例也其有一二改入翰林院俱實緣得之當時以

騰物議其後旋即外補當春之改官也書胡不引前此之改授行人司爲例今日之纂脩顧引以爲例可乎夫楊士奇等以文行優異選充纂脩席春等以父兄貴勢改入翰林事體既殊人品大異安得比而同之乎參照席書本以儉邪小人龍斷鄙夫自負議禮偶合 聖意恣行胸臆凌轢縉紳初因其弟改官未厭大懷怨望合璉萼以誣構大臣既見其疏留中未出復肆哀憐爲其弟以改求館職向使席春不外補書璉璉之疏必不上矣書挾私誣構專恣欺罔璉萼甘爲鷹犬無復忌憚平生奸僞洞見真性書輩將

誰欺乎身爲大臣而爲子弟乞官上壞

祖宗成

憲下污縉紳清議有臣如此

陛下將焉用之伏

望

皇上下大奮乾斷收回

成命將席書亟賜罷

斥爲大臣專恣無恥之戒其席春等亦乞查照節年

題奉

欽依事例拿送法司問罪黜退爲民其書

及璉萼挾奏事情亦乞明下

廷議別白是非取自

上裁則誣善肆讒之奸不得以汙

治朝實緣奔競

之徒不得以玷清班庶公論不昧而仕路永清矣

嘉靖四年七月十九日題

舉欺弊明法守疏

鄭自璧

近該 御馬監太監閻洪等將考選過騰驤四衛及  
牧馬所千戶軍政官員職名行移兵部劄仰前項衛  
所遵奉施行等因題奉 欽依是欽此 俞命既

下臣等意以豈近日奉有本監考選 明旨而未經  
涉本科耶猶可諉也或已經本科而臣等昏眩失於  
駁正耶職掌安在方深驚愕隨該兵部執奏始知洪  
等之作姦非待罪者之缺典也查得嘉靖三年該兵  
部議得騰驤四衛所官員合無照舊考選題奉  
欽依是騰驤四衛免考欽此嘉靖五年又該本監題

欲將前項衛所官員考選畢日開寫職名移部銓註  
奉 欽依騰驤四衛免考欽此是誠 陛下人

惟求舊政滌煩苛黜陟之司既不奪之該部造膝之  
請又重違乎近人 睿思經營曲盡善美豈知洪等

一任矯誣不思 德意乃至事拂乎經法乖乎律反  
以累 聖治而孤 陛下也哉何則予奪廢置

柄於人君而中外臣工則風 旨是承而不敢易紀  
律者今免考之 旨於該部之議既已昭布於前該

監之奏又行申重於後丁寧至再雖遐陬絕漠少知  
法守之人且不敢犯而况至尊轂下天日照臨號稱

近侍者敢剛愎恣橫抗違無忌也哉又查得正德十  
六年本監谷大用爲考選事題奉 欽依照例著

本監自行考選欽此大用得 旨之後方行考選自  
今觀之政體紛更至正德末年亦可謂盡矣專橫擅

權至谷大用亦可謂極矣刷剔弊端貶抑佞倖至我  
嘉靖似可以無議矣大用尚不敢要 君矯 詔於

紛更之 朝而閻洪乃干紀敗度於理安之世殆將  
誰欺况其所考官員臣等訪求累日秉章縮鑰者非

勢豪明託則腆賄陰行攝局理屯者非宿昔慙慙則  
臨期鑽刺甚者一字不識乳臭猶存而亦得以參乎

其列擬議欠當榮辱任情抑又公行奏牘且曰移兵部註選施行據茲狀迹則是法由彼立命由彼出罔朝廷而不有矣律以 祖宗之憲竟當何如且錦衣衛亦嘗奉 旨免考該衛亦未徑自考選遇缺旋爲推補而已雖於程度不無有乖而典幸羊存終將可復豈若今之部擬如此其確 綸命如此其嚴例之別衙門顧如此其異是乃 朝廷務簡靜而洪導之以紛紜 朝廷自含容而洪啓之以聰察 朝廷任舊人而洪貢之以新進 朝廷繩祖武而洪誘之以更端本兵樞要爲奉行移劄之司黼宸尊嚴爲巧

肆欺誣之地狎雷霆之威翳日月之照近臣如此安在攸宜即今假借不究誠恐柄馭潛移紀綱寢弛黜陟大事尚凌替而敢爲進止小端將救欺而莫憚等之而上亦曰殆哉參照御馬監太監閻洪等怙寵行私懷姦作慝典彙四巖不思上損徽猷予奪擅專惟冀下伸貪慾竊弄威福顯著不忠屬視部司公然不遜凡此舉措俱是厲階論其最尤洪爲首倡厥罪不惟彰哉如蒙乞 勅司禮監備查節奉 欽依曾否許其考選今茲具奏是否朦朧罔 上務見明白將洪即 賜黜罰前項應考官員 俯從該部所擬

兵部會同都察院從公考選

陛下若或姑欲保

持兩全無害收回今次 成命止將洪等痛加戒飭  
考選官員悉令如故開到揭帖亦寢判行中間果有  
年老事故罷輟貪墨不堪任用之人本監陸續奏行  
黜退照缺選補庶 朝廷之權柄不移該部之職掌  
不失蒙蔽者知懲而效尤者不敢矣臣與洪等素無  
睚眦只以職掌所關責在人前言居人後無任媿懼  
其若跡無徵驗詞涉譎張則當俛聽罷黜以謝洪等

嘉靖五年

月

日題

皇明奏疏類鈔卷之二十三終





